



## 【拒绝流行】伪精致不是病

年轻人,是一个永远被人看不惯的群体,被长辈看不惯,被媒体看不惯,被中年人看不惯,被营销号写手看不惯。这不,又被贴了个标签:伪精致。原来是“精致利己主义”,现在连精致都不配了,只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伪精致。鸡汤文是这么定义“伪精致”的:小家电,非名牌不用;赏樱花,非日本不“刷”;吃面包,非“全麦”不碰;选服装,非“设计款”不穿……人前调性人后凌乱,面子凌驾于票子之上,当一些年轻人超越自身实际,追逐所谓“品质生活”掩盖下的预消费、高消费,无孔不入的“精致”透支钱包,掏空身心,侵蚀灵魂。

鸡汤文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滑坡谬误”,懒得论证,爱用大词吓人,一下子就从“透支钱包”奔向“掏空身心”和“侵蚀灵魂”了。也就想过个精致的生活,碍着灵魂什么事儿了?“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东,多少装神弄鬼的人假借之名吓人啊。

什么伪精致啊,也就是个为了流量生造出来的词,说白了,就是要面子,爱慕虚荣,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精致的朋友圈设后面是一地鸡毛的生活。——这种人什么国家、什么社会、什么时代没有呢?

【生活速写】  
寻找吕赫若

下雨天,一个台北友人来访。见他的人都说他长得像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的父亲吕赫若(1914-?)。起初,他不以为然。刚有记忆不久,既是小说家又是声乐家的父亲,就因为1947年2·28后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在1949年败退来台的蒋政权展开展肃红清洗时失踪了。从小,“红匪家庭”的烙印让他不曾感受过父爱,反而只有失学失业的艰苦与被整个社会歧视的成长况味。近几年,不分独统的文学界都和他说你父亲很有才华,很有理想,很有名,很值得尊敬。起初,长年积累的怨怒却让他脱口而说,那是他个人的功业,我们每个小孩得到的社会回报只是仇视与排斥。认识他,是因为带着他们六个兄弟到台北近郊原地下党基地的鹿窟山村,涉越野溪的湍流,拨砍数处缠绕的藤蔓,进入荒山的树林深处,找到据查是其父埋尸所在的现场,寻挖当年因为蛇咬而长年杳无踪影的父亲遗骸。虽然沧海桑田,一无所获,后来也就经常往来了。尤其是多年前,举家搬居东纵谷那所外役监狱对面的寒舍时,出差到花莲的他还专程抽空去探问被遗忘了的我们一家四口。为了续写搁笔许久的才子传记却苦于四处流浪而材料散佚难寻的需要,去年夏天的那个傍晚和他在台北见了面。他把手边有关父亲的资料都转让给我。就像当年父亲日记末期的日記被某学者独占时,他特别设法自摄影印一本送我一样。我看了他给我的文档夹的内容说,没想到才子复活以后研究他的学术论文已经有一两百篇了,这样,我还有必要把他已经写了二十几年近二十万字的《寻找吕赫若》写完吗?他没回应。而我想,路走到这里,只能当个过河卒子了。况且,我要写的恰恰是那些学者们刻意绕开的内容。就像台独派文学界奉为宗师的叶石涛所说:吕赫若日据时期的小说“借一个旧式农村地主家庭瓦解的过程,明白揭示台湾的殖民地社会一定会崩溃,台湾人民一定会得到解放,回归祖国。”一片飘落的花儿,其实都饱含着历史的无情血泪。

## 微诗 | 微时代的 new 文学潮流



## 【含英咀华】“江八堂”和“李唐诗”

端午节是诗人节,节日已过,诗仍在。李元洛的“诗文化散文”书写《怅望千秋——唐诗之旅》(编注版)出版至今13年间印了20多次,令我不胜羡慕。月初江弱水来访,他两年前出版的诗的《八堂课》,获奖又畅销,也令我非常艳羡——书中确有美“艳”之诗。

江弱水的八堂课中,第六堂的讲题为《情色》,因为内容“不宜在课堂上讲,难为情,所以这一讲我是写好文章发给同学们自己看的”。禁讲,因此引起本书读者先看的兴趣,看“禁书”啊!

他引述陶渊明的《闲情赋》,又引《圣经》的《所罗门之歌》。《西厢记》的“将柳腰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的东方优雅之外,还有杀死多个美女收集其体香“提炼出世界上最神秘的香水”

的西方被恐怖故事。他说普希金有70行诗是“恋足狂想曲”,说莎士比亚“从姓到名,全部跟性有关”,难怪莎翁的诗里有“许多咸湿的双关语”。当然,他分辨:“色情只诉诸本能,而情色却上升到了艺术。我们可以把情色界定为一种性感,一种性感的性感。”

江弱水这本书,视野阔,文字活,写评论如搞创作,读来如读美文。“性感的性感”说颇新巧,第一堂课则创作了两个人物:赌徒和棋手。主灵感的诗人,写诗是“博”;主技艺的诗人,写诗是“弈”。

江弱水告诉我,《诗的八堂课》所获奖项多到他算不清,两年多印行了20余万册。晚饭时谈诗说艺,有鱼有虾,当然还有酒。我举杯祝贺,微醺中,古人“贺梅子”、“祈鱼虾”这些因诗而得的雅号涌现;我说,就称你为“江八堂”!八,当然有“发”的意思。那李元洛呢,就送他“李唐诗”这顶高冠好了。

【昙花的话】  
珠光宝气的书包

根据报载,日本有一个名字唤作内藤广的艺匠,于2008年开始制作一系列造型奇特而价值不菲的书包,制作原料包括了黄金、白金、猴毛、鸟类羽毛,甚至蜘蛛网,可说是无奇不有。这些书包,最便宜者,要价1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6235元);昂贵者呢,上达1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62万3920元),令人咋舌。

内藤广表示,在求学时代,莘莘学子必须穿统一的校服去上课,个人的品位因此而隐没不见了;他认为孩子是披着梦想的彩衣走进学堂的,因此,必须让他们背着重影尖端潮流的书包去上学,让他们感到开心才行。

嘿嘿,真是本末倒置的谬见啊!

每件东西的存在,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和追求。首饰盒子,是翡翠珍珠的住宅。瓦瓮,是酸菜和腐乳的居所。剑鞘,是长剑的藏身之处。包包呢,是书籍容身的地方。首饰盒子不能有麋集的百味、瓦瓮不能有腾腾的杀气、剑鞘不能有光亮的书香、书包也不能有闪烁的珠光宝气。各得其所,各施所长。

现在,让书籍住进了错误的地方,乱了套,莘莘学子当然也乱了心。引起他人钦羡的是,外在的书包,心智不够成熟的学子,会误认为书包里面的东西是不重要的。

家长买这样一个标新立异而又无比奢华的书包给孩子,除了满足自己自我炫耀的虚荣心之外,对孩子的心理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戕害。高人一等的炫富心态一旦形成,将会成为他一生错误的追求——只要“金玉其外”便行了,“败絮其中”又何妨!当然,最糟的一种情况是,在别人肤浅而又盲目的赞美下,他还以为自己内外都是澄澈发亮的金子,考验一来,他才愕然发现,哎呀,大大的脑袋里原来空无一物的。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尤今 新加坡作家

## 聆听 | 用文字唤醒音乐中的神性

月亮说事,“大滴大滴的眼泪模糊了月亮”,这是彭燕郊在读到60年代中久违的朋友来信时,在心中祈愿“再也不要让眼泪模糊了月亮”。虽然两首诗的情感浓度不同,但是悲悯情怀是一样的,犹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一样催人泪下。

熊国华在《新时代的微诗》中提出:“世界上最有生命力和杀伤力的生物,不是恐龙而是微生物。”他认为:微诗不微,主要在于高度的“浓缩性”。我们品味他的微诗,发现他通过精炼的文字把思想、意象、情感淬炼成轴,创作出更纯粹、更精美的诗句,阅读引爆后能量更大,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记忆深刻。例如《孙中山铜像》:“用剪断的辫子做一根/黑色手杖/敲醒沉睡的大地”,这首诗衔接的是鲁迅先生特别欣赏的《击壤歌》短促明快的民歌传统。斩钉截铁的诗句,巧妙地表现了孙中山唤醒民众对封建王朝的反抗。

在《中秋的思念》里,熊国华大胆地作出了用4行微诗贯通古今诗学的尝试。首句“春蚕。蜡炬。飞红。丝雨”,有如中国远古歌谣《弹歌》中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直接短促,并列拼贴,跳跃性强;第二句“衣带渐宽,人比黄花”化用宋词,是元曲的套路;后两句“春分盼望中秋的月饼/人海中永远删不掉的桃花”,是现代诗的延伸。由此可见,微诗的表现手法是灵活多样的,可以承接与活用古今中外各种诗学传统。熊国华对微诗的探索,无疑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熊国华在《旋转的世界》自序中说:“只有触及灵魂的艺术,才有感人的力量。”精神的思辨,在他的诗中隐隐成为第一性的東西。读熊国华的微诗仿佛在读纪伯伦的散文诗和泰戈尔的小诗,处处释放着思辨和哲理的芬芳。不过,细细品味,更可触到杜甫、李绅般传承数千年的诗歌里叙事伤世

的西方被恐怖故事。他说普希金有70行诗是“恋足狂想曲”,说莎士比亚“从姓到名,全部跟性有关”,难怪莎翁的诗里有“许多咸湿的双关语”。当然,他分辨:“色情只诉诸本能,而情色却上升到了艺术。我们可以把情色界定为一种性感,一种性感的性感。”

江弱水这本书,视野阔,文字活,写评论如搞创作,读来如读美文。“性感的性感”说颇新巧,第一堂课则创作了两个人物:赌徒和棋手。主灵感的诗人,写诗是“博”;主技艺的诗人,写诗是“弈”。

江弱水告诉我,《诗的八堂课》所获奖项多到他算不清,两年多印行了20余万册。晚饭时谈诗说艺,有鱼有虾,当然还有酒。我举杯祝贺,微醺中,古人“贺梅子”、“祈鱼虾”这些因诗而得的雅号涌现;我说,就称你为“江八堂”!八,当然有“发”的意思。那李元洛呢,就送他“李唐诗”这顶高冠好了。

经济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银行、工厂、监管市场的法律法规、分配制度、发电机,等等,这些都与经济有关,是形成“经济”这一概念的众多要素。看似这些要素是不等质的,但按照布莱恩·阿瑟对技术所下的定义,技术是一种目的系统,那么以上这些要素都可以视为技术。也就是说,无论经济多么复杂,它们都是由技术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

然而,如果要分析这个作用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相加,而类似于化学意义上的反应,阿瑟将此称为:“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就像是勃朗宁说的那句话:“从三个音阶中所构造出的,不是第四个音阶,而是星辰。”经济就是那个星辰,至于音阶怎么就导致了星辰,这不是因果关系的逻辑,而是混沌的。

既然经济是技术的表达,那么一旦有一种新的技术进入经济,整个经济体系就必须做相应的调整,这一调整更新了原有的经济,使经济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举个例

子,纺织机械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代替了以手工作坊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看看,加入纺织机械以后,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时纺织都是在家里做的,是散工。新机器被发明出来之后,它就潜在地要求比家庭手工作坊更大规模的组织级,也就是说,纺织机械提出了它的需求。于是开始产生纺织工厂这样的组织,工厂实际上也是一种技术。新机器召唤出了新技术。而工厂这一新技术提升了快速调集大量劳动力的需求,当时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农村,工厂附近需要有住的地方,才能把劳动力聚集起来,于是就有了住房建设。工厂、工人、住房,这些共同导致了一个工业化城市的生长,一套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就出现了。同时,工厂的劳动者有很多是孩子,当时工作条件也很差,这又带来了改革的需求,需要用一定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工人的安全,因此劳动法诞生了。劳动法也是一项技术。工厂的人相对乡村的人更容易组织,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工会,于是工会出现了。

若干年后,工会发展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不知不觉】  
一个红色家庭的显微缩影

主动的,是微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

上海作家薛海翔的非虚构作品《长河逐日》刊载于《收获》长篇夏卷上,是作家从半个世纪后上海街路上自己的寓所,“凝望”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的父亲的身影开始的。作家遍历遍及海内外的家族寻根之行,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停留、长思,记录了从当下回溯岁月的足迹,打捞出一代代人的家国情怀与跌宕生涯。

薛海翔的父母都是老革命,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人,1937年元旦,刚满16岁的父亲被马来亚共产党发展为秘密工作者,某次被捕,在法庭上,他得知一向感情深厚的的母亲其实是养母,是从橡胶园剥胶工那里把他买来的……父亲20岁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戎马半生;而母亲家族则有谱系详尽的家谱,母亲还是一个乡村少女时,便离开苏北家乡追随“扩红”队伍,在历次战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医护人员……

这是薛海翔写给自己的生命前传,也是一个中国红色家庭的显微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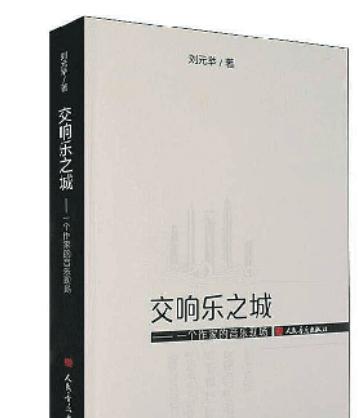
越来越多的作家尝试写出“非虚构”,标签,它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学界尚有诸多不同探讨的声音,但它的盛行却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渴望:真实,不被蒙蔽,现场感。就如同非虚构写作标志性的作品——美国作家卡波特花了6年时间创作的《冷血》,他采访记录了6000多页的笔记,以全新的手法再现了堪萨斯州一宗轰动全美的灭门凶杀案,连载于1965年的《纽约客》。

越来越多的作家尝试写出“非虚构”,在《收获》刊发的非虚构作品中,可以看到鲜明的文体特征:第一人称叙事,作者的身影无处不在,强调叙事的“现场感”和写作的“真实性”,但未必推崇主旨的宏大叙事。就如学者洪治纲认为,“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是当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

的,但如果当真,就似乎有点那个了。

## 聆听 | 用文字唤醒音乐中的神性

刘元举 刘元举



音乐,特别是交响乐,是唤醒心中神性的奇崛力量。在作家刘元举看来,音乐是神性之源。他在新著《交响乐之城——一个作家的音乐现场》中,叙述了大量音乐现场的交融激荡以及与数十位音乐大师面对面的交流,展现了音乐与文学如何交融同臻极致之境、音乐大师如何激发神性、音乐家如何锻炼台前幕后那些魔鬼般的细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元举就已经声于全国文坛,他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有获奖作品。1997年他开始写郎朗,是国内最早涉足钢琴领域的作家,被音乐界称为“钢琴写作第一人”。2012年他受聘为深圳交响乐团的驻团艺术家,开启了交响乐、文学、钢琴、建筑、摄影、评论的跨界之旅。

2004年以来,他不断参加各种音乐会,仅深圳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就听了两三百场,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成都、哈尔滨以及国际各个城市的音乐会上,他有幸结识了百余位世界顶尖级的音乐大师,还有许多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领略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美妙旋律。他的经历还有更为特殊之处,就是经常作为特邀嘉宾与评委们朝夕相处,近距离地感受微妙的音

乐之声。音乐常常在他的生活周围萦绕,因为他就住在深圳交响乐团,在每天出入的电梯里,都会不经意间碰到资深的音乐人或演奏家,他们就在他们中间驻足,随时随地与之交流。这种独特的音乐旅程,让刘元举在丰富的文学世界之外,为感受音乐神性的真谛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音乐,特别是经典音乐,具有神秘的启发性,音乐现场更是广袤深邃的艺术体验和心灵盛宴,那种现场的、瞬间的、真实的音乐对眼、耳、鼻、身、意的冲击与激荡,是任何音响设备都无法比拟的。刘元举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文学融进了音乐,使音乐和文学相互交融和激荡。

刘元举擅长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笔记”的手法去写音乐现场。比如有时他会先用寥寥几笔描写自然地理环境,营造一种氛围,同时非常注重把城市的气质与音乐会的主题和现场有机结合起来。他常常敏锐地把音乐家的演奏风格、现场的动作和表情等,与音乐家的人生阅历、交游和性格气质以及鲜为人知的掌故等融为一体,交相辉映;也善于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音乐家的传奇经历,许多内容都可以当作小说来读,生动有趣,感人肺腑,不仅有助于理解交响乐,也有助于理解音乐家的独特风格,甚至很容易激发我们头脑中的音乐魅力。

除了这些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刘元举也见证了一大批年轻音乐家的茁壮成长,如林大叶、陈萨、张昊辰、沈文裕、左章、陈曦、聂佳鹏等。他们时而青春张扬,时而成熟稳重,时而专注,时而酷炫。他们如何在学习成长道路中摸爬滚打,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如何在大师的身边耳濡目染,又如何完美演绎经典,这些都在刘元举的音乐现场中如珍珠般闪烁。

写一批艺术家,其实也是在写自己,每一场音乐会的冲击与洗礼,都是艺术的朝圣。刘元举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他心中的神性,也要由音乐来唤醒。他不是一位音乐创作或演奏的大师,但通过接触每一位音乐大师,听他们的音乐会,感受他们的风范,通过文学、音乐、建筑、摄影艺术的跨界融合,洗濯内心,升华境界,唤醒神性,从而创造出美妙深邃的“生命交响”。